
二曲集

答梁質人

頃承左顧蘘人倉卒無以爲歎抱歉殊甚接來翰暨佳刻能有古人心乃能爲古人文泰關之游變時感事壯懷激切所觸遇睢情形可謂天下之大有心人僕閉戶養痾久與世暌戶外事毫無所知對此益增愧赧承示張聲百泰游草慇慇與才讀之不覺斂衽但僕有微意欲少効忠亦不敢不以告也昔胡澹菴以詩人薦朱子朱子堅辭不應懼人之以詩文小技目已也聲百妙齡登科將來前程萬里與其爲一時

春華之王楊盧駱何如爲千古卓犖之韓范富歐其中如西山首陽楊太尉墓等作凜凜有世教綱維之思曉行姑射望嶽望終南諸什少年富貴繁華中洒洒乎有超逸出塵之槩雖曰庭訓有素而聰明得自天賦則既優且厚矣以此進道何詣不可幾何境不可造孟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周程張朱豈異人哉僕夙聞其尊甫先生以遠大期諸即君僕山林迂病人辱荷其特達之眷不能少効涓埃更何忍不以朱子之自待者待諸兄也僕意謂天

之生材實難而時者難得而易失聲百既具一日千里之姿宜乘此英穎未鑿之時力學[illegible][illegible]使盛德大業富有日新他日道德如周程張朱[illegible]功如韓范富歐天德王道一以貫之爲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庶幾其尊甫大人望子之盛心亦庶幾聲百立身行道顯親揚名之大孝豈非千古盛事若一刊詩僕實懼世俗人僅以詩文小技目聲百也序言之命非所敢承矧僕學不爲文生平未嘗應人以文而顯者尤所嚴戒若一旦破例則開罪于前後知契不淺自沙先生

答林郡守書云僕平生拙學于出處語點有不容不致其慎者守此戒來三十餘年苟不自量勇于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詞以拒之僕聞愛其人則必欲成其美僕之辱愛于執事不可謂不厚特于此未之察耳願執事終始此愛不强其所不能幸甚今僕于求論亦云聲百緇衣之好不減古人僕非木石寧不知感其所以圖報特望之知者亦自有在也扎內論魯仲連處卓絕之識發昔人所未發足爲千古定評無俟往返此復

二曲集卷之十八

書

鄠縣門人王心敬摭次

與當事論出處 拾遺

伏念 顒以韋布之微有此遭逢欣感無既何濡遲惟是捫心慚懼有不敢冒昧者因不得不縷陳之

顒幼孤失學膚謭罔似秘祿浮慕濫竊以致浪招逐臭誠所謂純盜虛聲毫無實詣者也前督臺體

朝廷旁求盛懷誤加物色遂塵

宸聰葢以顒或有微長可充葑菲而不知顒學不通古今識不達世務上之既不足以備顧問次之又不足以備器使倘不審己量力何以仰副當宁不亦辱朝廷而羞天下之士哉此其不敢一也顒父喪時遺顒隻身再無次丁顒毋彭氏守寡鞠顒艱厄殊常饑寒坎壈葢不啻出萬死而得一生顒後雖成立然無一椽寸土之產養生問耤赤貧如故三旬九食衣不蔽形顒母形影相吊未嘗有一日之温飽竟艱難病亡亡之日無以爲殮縣令駱鍾麟聞而傷之捐

倖具棺始獲襄事皆顒不能治生之所致也使彼獲稍有意外之遇顒嘗如毛義之捧檄而喜顒母之苦豈遂如此其悽慘顒風木之憾豈遂永抱於終天今九原不可作矣昔賢有言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殺牛而祭不若雞豚之逮親存也顒每念及此未嘗不涕泣自傷今養不逮親不孝之罪終身莫贖 今上方以孝治天下豈可使不孝之人妄膺特典以玷今上之化理耶昔朱百年之母以冬月亡亡之時身無綿衣百年悔以爲痛遂終身不復衣綿孫倖早孤

事母志於祿養未遂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仕後客江淮間劉敘知楊州特疏爲闡名之不赴既而沈遘王陶韓維又迭薦之詔地方起送終不赴 當時朝廷亦憐其情而曲全之史策至今傳爲美談 顒雖無二子之孝而心則二子之心今日之事 顒母既不及見 顒亦何忍遠離墳墓獨冒其榮此其不敢二也先儒謂士人之辭受出處非獨其一身之事而已其出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今既以 顒爲隱逸矣若以隱而叨榮則是美官要職可

以隱而坐致也開天下以飾僞之端其不得志於科目者必將退而外假高向之名內濟梯榮之實人人爭以終南作捷徑矣顒雖不肖實不忍以身作倡使風俗由顒而壞此其不敢三也顒雖病廢草野實蔭息 今上化育之中踐土食毛莫非 今上之恩居恒念可以稱報於萬一者惟有提撕人心勸人改過遷善耳以故謬不自揆逢人開導人見顒寒素是甘以爲超然於名利之外多所信嚮今若一旦變操人必以顒平日講勸稍以爲立名之地媒利之階轉相

喧鄙厭其向善之念將來縱千講萬勸人亦不復信矣顒亦何由而藉以黙贊 今上之化育耶此其不敢四也其他曲折難以徧舉方今高賢大良濟濟盈廷亦何需於顒一人而使之內違素心外滋罪戾恐非所以保全之也況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嘉幽隱奬恬退故堯舜之於巢許湯武之於隨光西漢之於四皓東漢之於嚴光及周黨徐穉以至宋之陳摶邵雍林逋魏野元之許謙劉因杜本蕭𣂏皆安車蒲輪屢徵不起從而褒之以端風化蓋以其道雖未宏志不

可奪足以立懦夫之骨息貪競之風所謂以無用爲用乃激勵廉恥之一大機也 顒 昏愚膚陋懿修固不敢望古人而絕跡紛華亦不敢自外於古人若隱居復出杜門復開是負 朝廷之深知翻辱闡幽之盛舉則其爲罪大矣且 今上方比隆三五超越百王豈可使盛世無一石隱以貽風厲乎 顒 是以反覆思維瀝血剖心不厭諄懇之瀆非直爲身謀實所以爲國謀也伏望執事矜 顒 之苦衷諒 顒 之非矯俯賜保全力爲轉覆則曲成之仁賢於推轂而 顒 之頂戴洪

慈更萬萬矣

此癸丑冬與當事書也稿被鞏郡友人携去近始得之特補入

寄子 戊午

我日抱隱痛詳具堊室錄感一書秖緣身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滿期永棲堊室晨夕瞻禮供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為虛名所累縉弋屢及倘見逼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歛以粗衣白棺權厝像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為抱憾之人死為抱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

宜封鎖祠宇勿令閒人出入以時洒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即圖葺治垂戒子孫虔修時祀汝事母以孝待弟以恩刻意耕讀謹身立德則汝父為不亡矣勉之勉之

答友人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待士以禮即有十徵五聘不出者並未嘗強之使出今 上寛仁遠過前代前番特徵隱逸一事兩奉溫綸僕以病廢不能應詔初未嘗令地方逼致此番博學宏辭之選僕寡學不文原非

淹雅之彥又豈忍使之冐昧從事抱病就徵乎乃經
承發檄嚴如秋霜拾床驗視實千古所未有流聞四
方業已褻　國體而羞天下之士胥役繼之如囚官
吏立逼起程僕受逼不過深不欲生滴水粒米不入
口者五晝夜犬子號慟門人悲泣僕一一遺囑訣別
幸督臺憐僕無罪容僕歸家養病數日來雖飲食稍
進畧有生氣然喉中覺有梅核倘成膈噎之疾恐難
久生於世歸家閉關謝客一味靜養臨行留此聊以
報謝伏枕口占不盡欲言

答范彪西徵君

僕荆扉久鎖久與世睽唯敝友顧寧人之來則爲破例啓鑰聊一盤桓語及明季諸儒先僕深以未獲盡睹辛文敬遺書爲憾渠遂退而以先生所寄四書說見貽於序文中始知先生隨即轉托知交求先生所梓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晉國垂棘三晉語錄治學一貫諸大刻見所未見益知先生惠揚絶學勤勤懇懇曲竭心力不覺起敬起仰六月十六日僕抱疾卧床小兒忽自門隙傳進台翰暨佳刻恍若從天而降

如獲拱璧茀奬借過情非所敢當歷讀佳刻諸弁言咸痛快醒發豁人心目備考曁仁者贈諸名筆業已煌煌簡端僕何人斯敢于佛頂着糞耶兼區區素堅文戒若一旦破例後有求者將何辭以謝愛我如先生知必相諒于常情之外不我罪也抑備考一書去取布置及中間書法多有可商旣已鋟行則無及矣僕本奇窮生平未嘗自購一書皆借之他人隨閱隨璧未嘗久停所示借單愧無以應然虎谷虛齋月湖可久諸人雖以理學著聲其于理學實未深人議論

似無足觀月川乃一質行君子生平拳拳理學固可
欽而夜行燭等書膚拙無大發明雖不閱可也此復
扶枕口占不盡欲言

又

有意爲善雖善亦私此前人見道語蓋必須寂然不
動感而後通惻隱羞惡是非辭讓隨感而形自然而
然莫非天則非勉然而然起爐作竈若無所感而有
意爲善猶未見孺子入井而輒欲怵惕失何思何慮
寂然不動之本體便是起爐作竈即一無所爲而爲

毫弗涉私亦是出位逐外行仁義非由仁義非私而何鼎湖靖江講會在座諸名宿咸襲門戶道學皮毛之見力排無善無惡之旨鄙意則謂人果眞實從事性功惡固不可有善亦豈可執善與惡須一切放下胸無一善可執方爲至善方是盡性至命之絕詣若盡性而猶有爲善之見橫于胸中物而不化未免心爲善累猶眼爲金玉屑障性何由盡命何由至故必忘而又忘并忘亦忘令心如太虛始獲庶幾去夏倉卒狂率妄謂理學備考多有可商書旣發而悚悔無

及謂宜開罪于先生乃不惟不以為罪且俾論定盛德虛懐愈令人歎服欽仰既欲續輯昭代理學備考俟草本就緒或不妨預先見示竊願黙佐下風勉効一得抑僕因是而竊有感焉士既業儒則儒不可以無鑑鏡以照面則面之淨垢見鑑以覩儒則儒之得失見見淨垢斯知去垢以求淨見得失斯知舍失以求得古今著述雖多卻少一儒鑑儒惟無鑑以故業儒者無所懲勸學術不明人才不興所從來矣區區蚤歲謬不自量上自孔曾思孟下至漢隋唐宋元明

諸儒以及事功節義經術文藝分門別類淑慝并揭勒爲儒鑑一書而細評之俾儒冠儒服者因觀興感知所決擇草創尚未就緒中遭亂離原稿盡成烏有二十年來貧病相仍精力弗逮斯念遂灰不復拈舉今先生編纂勤懇回視僕之疎慵懶廢不覺瞠乎其後矣魏應二子皆文人中之有氣骨者魏久已修文地下應亦近傳作古完名全操蓋棺論定則未死者一日未死一日有下逆之憂易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田畫語鄒志完曰願君勿以此自滿士所當爲者

不止此也期相與共勉之

又

恭讀理學備考辛集雖稱去取精凝中間不無泥入正一開天明道洞徹大原有體有用理學集成之大儒如姚江及同彼哉之例列于又目次分注謂學脈至姚江而一變夫姚江之變乃一變而至于道也當士習支離破錮之餘得此一變揭出天然固有之良令人當下識心悟性猶撥雲霧而覩天日否則道在邇而求諸遠醉生夢死不自知覺可不為之大哀耶

孫序視辛序貞切警策雖若稍遜而集內明目張膽宗主姚江不瞻前顧後狥流俗不效鄉原道學是非剖非學務着裏心有獨契烏能如是卓哉鍾元可謂獨具隻眼超出門戶拘曲之見萬萬矣僕學兼採衆長未嘗專主二家非區區阿其所好私一姚江而貞是貞非之所在實難自昧續補備考往往有本非正一理學或因其節烈或撫及文學或膚學淺士本宜附見而大書特書儼然與先哲並列者尤指不勝屈簡冊濟濟多過可嗤濫亦可慮宜嚴其至正尊其重

負闡揚其至純觀者斯無間然矣又按萬曆天啓間蒲州有張滌汀先生諱燁字去浮者與曹貞予同登辛卯鄉書初任教諭官終郎陽同知所至講學發理明暢其序馮少墟太華書院會語見地筆力遠過曹老其履歷詳具偭山堂集中今備考遠採他人而近遺斯人凡此在高明必自有說推陋如僕則不能無疑敢質

答許學憲

學術不明人失其心周旋馳騖於塵岔中滔滔而是

態子以英齡而獨知所嚮學務求心味衆人之所不味根器卓犖可謂後來之彥還承西顧深愧膚虛無以相益開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有負跋涉悵何可言然一得之愚亦頗罄竭所以相期於必至之域者夫固有不言而信者矣此復

答賁允中

聆言無從悠悠我思得手教甚慰離索吾輩冉冉老矣身外浮名及種種技能至此無一可倚惟有鞭辟近聚痛自淬礪庶存順沒寧不至漫過一生來諭謂

世務日淡理境日鄰與言及此足徵進造可喜可喜
弟疇昔書院之入合六州三十縣之鐵不足爲此錯
今方追悔無及豈可復蹈覆轍曾有嚴誓在先當事
備悉鄙累業已辭其衆矣

答張滄庵

世儒卑者汨利高者修名最高之儒鶩名已矣其名
愈高則心勞日拙喪本眞愈甚來翰淸濁之論足知
邇來見理愈透爲己之心愈切今而後力脫名網一
味務實實盛而眞受用眞快活在我縱終其身不見

知於人亦不害其爲眞品眞人眞豪傑眞君子願言
努力永堅末路

又

辭受取與全要分明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若犯在得
之戒見財屢受則廉恥掃地所失多矣所得不補所
失其爲心病何可勝言往年糯稻之惠原因弟病益
謂糯米可以養病病愈常受殊覺無謂去秋之受至
今常如頑冰在心此番若違心復受愈增心病弟益
矣豈堪中心多病耶望前扎業已致意誠恐再弗信心

玆故復致丁寧今後千萬惡勿再見余弟曉節遐荷

答學人

鼎承遠臨問道今春來東云云足徵念切性命然性命之理不外日用平常果能貞正內養制乎外所以養其內大而綱常倫紀細而飲食男女辭受取與語默動靜必一毫不苟方是眞養否則高談性命借口內養而品不卓德不立一行有玷百長莫贖遠邇指摘傳爲笑柄司鐸孰甚勉之勉之千萬自愛

吾兩人心孚意契情同骨肉四十年於茲矣每念西山日短相與有限亟欲時常過寓聚首流連晚景而年來貧病相仍日甚一日內外迫煎狼狽萬狀緣是因循荏苒頓闕尊體違和區區驚愕徬徨夜不成寐先令舍甥診候病勢知飲食減少愈增杞憂恨閉戶有年不便躬詣榻前面懇心焉如焚行住坐臥不釋也茲遣小兒代候并萬珍調以慰懸切

又

十五日接手示怦怦懷甚讀至去後有無一人談心

何不覺撫地號天肝腸欲裂噫世之論交有矣孰有如吾二人之忘形骸無爾我心心相照者乎孰有如弟之於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者乎倘萬一兄臘月三十日到今而後弟將與誰披肝瀝膽吐所難吐乎弟殆無與樂餘生矣所示之字弟隨即粘之座右朝夕拱視不禁涕零一片紙無異峴山之墮淚碑也來諭謂言盡於斯弟方皇兄多方珍調轉危爲安豈可遂以斯爲絕筆耶

又

弟生平閱人多矣必眞言眞行眞坦夷樸淡事事咸眞實未有如足下者可謂眞人品眞善士眞君子眞邑中第一流弟是以重之欽之親之踰骨肉奉之如胞兄愈久愈篤四十年如一日也每荅友人書言及足下必稱之爲粹德高士異日百年後弟即以此題旌憶昔致扎於邑宰駱公富平宰郭公暨今宰程公云惠君孝友乎於鄉邦忠信可貫金石巋徹厓幅於物無牴于于施施率意任眞與陶靖節異代同揆將來弟即以此立傳梓布遐邇行且載之邑乘以光文

獻區區身外浮名在足下固所不屑而地方有美弗傳實後死者之責也至於令郎令孫令後弟當以子孫視之善相勸過相責門戶之事以身任之以慰足下在天之靈區區一腔心事言盡於斯

又

賢如濂溪伯淳象山陽明壽皆未滿六旬今壽踰古稀與先師同夫復何憾心如太虛本無生死尚何幻質之足戀乎目下緊要在屏緣息慮常寂常定口無他言目無他視耳無他聽內想不出外想不入潔潔

淨淨灑灑脫脫此一念萬年之眞面目也時至便行虛靜光明超然罔滯夫是之謂善逝以此作別耶以此送行

示惠海含眞子

邑俗告訃門牌例書清故二字殊覺混帳夫生前爵位尊顯係國大臣或道德文章卓然名世凡有大關係于國者歿而葬後或墓前碣或神道碑方可題此二字使後世見者知其爲前代清朝之某公也若生前本無大關係于國其子始死告訃之門牌豈可目

亦借分亦以國號而書清死未多年豈可驟然無序誤作已久而書故下書終則上不宜書故上書故則下不宜書終上旣書故下又書終上下重叠自相矛盾謬以襲謬相沿而莫知其非其來久矣今宜力改此失愼勿用此二字抱病而終則書以疾終闇修多年一旦脾弱食減知大數將盡斷食凝神虛靜光明翛然而逝此是好結果不宜仍書以疾二字直書終于正寢可也鄙見如斯試質之親友何如

與董郡伯 辛未

遯世之人未嘗縈懷世務杜門杜口門外事居恆絕弗言及茲值時勢孔棘有不容不言者頻年亢暘今歲更甚彌天是火徧地皆赤加以蝗蝻草木靡遺十室九空人多枵腹所在抛男棄女流離載道顛連萬狀慘不忍言僕聞之痛心疾首不禁淚零昔王心齋過歲饑請于巡按御史徐芝南曰某有一念惻隱之心是將充之乎遏之乎芝南曰充之心齋曰某固不忍民饑願充之以請賑于公計公亦必不忍民饑充之以及民何如於是芝南慨然發賑夫心齋一布衣

耳詹念切民艱況執事爲郡民父母閩郡百萬生靈皆其赤子也忍坐視其流離而不思所以救之乎願亟圖賑濟以救民命力所得爲者爲之當如拯溺救焚力所不得爲者宜力請督撫具題使泰民之命賴執事而延其大有造于地方爲何如耶此區區所以不避出位之嫌爲執事懇也幸賜俞音以慰懸切

又

公守郡九年仁聲仁聞久已洋溢遠邇至今歲陳請救荒一事美意良法盡關中百萬生靈尤莫不誦之

口而戴之公可謂不負　朝廷不負生民不負所學矣茲洮岷之擢萬姓皇皇如失怙恃僕謂此時尤宜深仁厚澤以深其去後之思時也在公平日念切民瘼不啻恫瘝之在身保赤誠求想必百無一遺鄙人之迂見應不出高明之範圍區區所慮事冗而機煩且西行期迫則念有紛奪西安人當此嗷嗷待斃之秋萬一一害不盡皆休戚存亾之關卽皆公去後追念而自悔之端也用是不揣固陋謹以目前所急臚陳如左以備採擇

一公以饑荒力陳撫軍撫軍業已題請傳聞部議有
今歲錢糧三分蠲一之說如其果然則宜嚴飭各
縣使明白為百姓豁除其蠲免之數庶窮民實沾
朝廷之惠勿令朦朧作私混征巧催以重其流亡
之心

一軍民皆係 朝廷赤子聞軍糧米豆皆依部價折
色而民糧獨不蒙折色之恩豈軍皆貧而民獨富
軍米豆無出而民獨有出乎且西安之民數倍于
軍豈軍之逃亡死喪可憫而民獨不可憫乎殊非

當事仁均澤普之義謂宜一視同仁以恤偏苦

一先王救荒有九政而安富居其一葢國之所賴者財財之所從出者在錢糧而錢糧之可備緩急者則富民居其大半卽如今歲如此奇荒貧民流亾大半而州縣正項錢糧皆已完過七八分有餘是非此一二勤儉有積畜之民何以致此乎是國家之所恃賴者莫富民若也且鄉里有富民則一鄉之人緩急有恃借貸貨賣尚有所出若必盡此富民而迫之逃亾則上下交無所恃矣近聞州縣頗

有疾富之病如隣里本族不能輸糧者或逼之貸
貸或貧悍無頼之人強貨産業聲言找價覇業者
則逼之分外補賠至于借官事而巧取托小故而
勒索凡此之弊在在而有此之不禁勢必至西安
三十六屬之民胥作流離餓殍之人是宜特爲厲
禁杜此惡風

一各屬錢糧已納者多屬良富之民若果有蠲免之
命已納者或領有餘分數或免明歲正賦倘州縣
不與豁除明白或吏書借端勒索使費是　朝廷

有實惠而百姓不得沾實惠也是宜另請督撫頒
飭各屬以杜其奸

一救旱荒之策莫要於興水利以灌田見今天道又
復酷旱麥豆未種者尚有大半已種者將及旱死
為今之計近山臨水者須教之開渠築堰導引水
泉高原之地亦宜教之穿井灌溉以為明歲夏穫
之望

一今茲關中之荒近世罕見施粥既無救于大勢縱
免僅少安其憂心隆冬、及春饑寒交迫生機窮絶

非大行賑濟其阽危流亾將有更不忍言者矣然
正賦旣巳奉旨蠲免則　朝廷將無有餘之財是
宜力請督撫題請開設捐納一途夫　朝廷以名
器假人雖非盛世美談然以之救荒賑民亦屬權
宜但西安旣無外省可運之粟而隣府又不通舟
車之路如必令其輸粟則應例者必無多人無多
人則此事徒損國體而無濟于實用是宜力請督
撫題請議行折色輕減數目行折色則納者便減
數目則爲者衆納便爲衆則數十萬可旬月內坐

而致也

右數則倘有可採力所能爲者願獨力斷然爲之力所不能爲者必明目張膽力請于督撫以行其或不從一之至于再至于三三之不行則不惜慟哭流涕以力懇如是則仁愛愈淪人心髓區區所謂益深去後之思者此也然歟否歟統惟酌奪

答惠少靈

登第之始正養德養望之始善自匡持凡百勿畀平時昔一峰念菴曁吾鄉涇野先生並大魁天下其居

家處鄉並謙謹恬靜一如處子提學高汝白之諸父
愿君子也雖則敎汝白以舉子業每嘆曰可惜可惜
假令得狀元亦自枉過一生其後汝白舉進士以書
督責之曰汝得一第吾不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縱
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
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家人曰比舊漸不同
矣乃驚懼置一簿錄其所爲試自檢點其過不可勝
書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汝今後須斂而又斂動
輒檢點寧謹勿豪寧樸勿華勿狥貨利勿干有司一

味安閒恬退不可一豪多事能如高汝白之克自激勵不至使旁人私竊訝爲比舊漸不同則善矣

又

汝昔事吾于擬山堂朝夕依依猶嬰兒之戀慈母不忍一日離側迨吾返里悲不自勝次年西顧不禁涕零退而私語塾師李孝思意欲典田散里攜妻孥躬耕事養吾夫婦終身送終方回今登第之初他務未遑惟以吾爲念篤于師誼卓有古風吾以奇窮遭奇荒保生實難曾與雪木商及度荒之策相約共適漢

南吾家累二十餘口留半難割遁移維艱因循荏苒尚無定期乃雪木則先我而往矣乘吾未往不知得與汝一面否積懷種種非面莫罄

答李汝欽

來翰念我惓惓足徵篤于師誼然饑饉雖困我身而不能困我心我思之熟矣年巳六十有五死不爲夭若怕餓死將來不病死乎不老死乎總之終有一死何如今日饑餓而死竊附西山之義得以照耀千古之爲愈耶家口嗷嗷無可奈何聽之而巳惟是在在

枵腹流離之慘痛若身經往者敝及門常州吳澹長在日每遇地方饑荒多方拯救吾今目擊饑民之危殆而赤手空拳不能畧克其惻隱之心愧何可言雖嘗力勸當事救荒題荒顧杯水無補于車薪奈何奈何

柬欽差查荒諸公 救荒

僕土室中人也制扉反鎖久與世隔世務未嘗縈懷世事絕口弗及坐以待死業同槁木昨緣秦地連歲洊荒秦民死者所在枕藉生者骨肉各天危殆之形

佚圖難狀是誠一大刼數古今未有之慘區區惘切於心故乘使君枉顧啓扉晤言深望回　朝復命備陳秦民阽危之實乃西土安危所係痛哭流涕力請拯救使數　百萬生靈由使君而活自然天地鑒之鬼神鑒之陰德積於一時福慶流於子子孫孫矣

與布撫臺　壬申

三月十九日接憲扎啓緘捧讀知明公之念僕亦猶僕之念明公也然僕之念明公原爲全秦地方計原爲數百萬生靈計僕本草野閒退庸無用於世道生

民絕無關係之人杜門待死而已有何可念而明公
念之不置耶頃　朝廷珍念民艱於當　朝千百人
中選擇而任明公是固以關中百萬生靈付明公也
關中殘黎立湯蹈火行二歲矣聞明公撫秦莫不延
頸而視跂足而望如饑兒之望慈母大旱之望雲霓
以爲此嗷嗷遺民將恃我公來而獲蘇也　朝廷明
見萬里之外百萬殘黎注望惠澤之施一身而上下
之責交備知必孜孜矻矻晓夜圖維多方撫綏凡可
以加惠者將無所不極其至無容物外野夫饒舌然

野夫雖閉戶幽居而一念已饑已溺之心未嘗一刻少忘兼我公心虛而禮恭芻蕘是詢工爲悅己者用士爲知己者忠僕雖欲守固陋緘默避嫌疑所難安是以忘其迂腐之實謹妄擬管見數條以塵聽覽當朦瞽之誦至其中固難不適於時宜言多觸犯時忌則僕山林草野之故態抑以待議論於明公之前所謂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也惟裁察而原諒之是荷

一安集保全遺民方今西安之民以十分論饑餓瘟

瘦死者十二三逃亡及賣入滿洲者十六七計今
留者十不得三耳倘使此三分者皆足自保永不
流亡而戶口減耗田野荒蕪明公猶難爲政況於
今玆去秋收之時尙有百有餘日縱秋成可必而餬
口之資愈窘愈迫天氣愈炎愈長一日猶不可空
族矧百有餘日而欲其不死喪流亡不亦難乎再
有逃亡死喪則并其三分亦不可得民愈寡田愈
荒無論明公無與興治　朝廷懸懸懇懇所以付
畀明公者亦恐不如是也伏思以爲宜急籌畫賑

濟安集之策或再請發內帑或再請協濟鄰省或作速開設捐納務使有司悉以覈實計口均施使強弱遠近均沾實惠不得仍前侵漁苛刻且罔上行私以保全此秋成之前百餘日夫民衆財難賑濟雖非救荒全策然在目前事急勢迫則不得不剜心頭肉以醫眼前瘡也且爲國家者患無財之患而無民之患故古之賢君不惜散府庫之藏以厚惠下民古之良臣名佐不惜冒矯制之罪身家之命以解民倒懸誠以民爲國本有人則自當有土有

財也明公爲國家長慮遠顧當急爲陳請以救此
燃眉稍遲以旬月哀此遺民又將逃亡無笑矣
一請招懷流離方今西安民流諸關東諸省者不下
百萬鳳諸西北府三邊及川蜀者亦不下百餘萬
竇入本省外省富商滿洲者亦不下十餘萬賣者
獲生矣其流離者則去墳墓棄田廬離親戚攜兒
負女雨行露宿沿門丐食或空僻富家或偷生娼
門甚者父食其子夫殺其妻兄弟奪一糠餅而推
刃相戕如此不已不特數百萬怨結之氣上干天

和蒸爲瘟疫蝗旱之屬亦恐生計窮絶或見誘於
奸猾不知不覺流入盜賊之群自昔國家之敝多
由饑荒時當事者不留心安撫民不聊生以致擾
成亂階爲國家患害前代無論明之季年昭昭可
可鑒也今　朝廷夙夜憂勞在　朝諸公必有溥
濟良謨僕愚以爲諸流入關東川蜀者本明公赤
子明公爲國爲民不得以責外謝之而流入西府
者又皆在明公治屬之内可坐視其死亡顛危而
莫之恤乎所宜悉心計籌方畧作速上請務使逃

者或歸或居皆獲生路無重陷溺以仰體
君仁俯副民望而中彌竟外之患大率此事所關
者大所係者重所寓者至微而至深上而盡吾大
臣仰體　君心之職使吾言之而用流民安而國
家無意外之患　朝廷固爲吾功即使果請之而
不盡用萬一或生意外之變而吾業已豫及之
朝廷必且重思吾言而不至爲罪下之而盡民胞
物與之仁吾言之而行固不愧此嗷嗷數百萬流
民之慈父母即不行亦可告無負於斯民告無慚

於天地神明矣況其在本省西府者行之固在明
公轉移調度間也耶
一請設督農掌水之官以大興農田水利方今西安
之所以大饑者天旱而田不足於水故也夫關中
横亘終南以爲終始山之所在河泉多有故西安
近山一帶恒繞河泉渭北雖復高仰而涇洛漆沮
清河石川諸水亦所在而是故總西安而論其不
可引渠灌溉者固十七八而可開渠引水者亦不
下十二三兼以井泉亦不下十三四矣夫水利三

四倍於旱田以十分有三四之水田勤力而專精
其間雖復天雨不時亦足補旱田之闕而償其獲
即不足補而此一半亭水利之民亦足以自保而
再下至流離失所矣但凡民愚而不知興即有興
之者而力徵不足以興而爲有司者又不留心於
興是以上下交困而無可如何也夫天道不可知
今秋未必再旱然亦不可不爲旱慮況水利成固
關中數世之利乎是宜乘今秋穀稍種之候作速
請設提督農田水利官一員或恐設官勞費即請

於本省司道中擇清敏仁惠者加以總督農田水利之權使之專司農田水利各州縣官於丞簿或紳衿中擇公正好義為衆所素信服者大縣四五人小縣三四人加以掌管之權使之相視督責其一切興利除害辟舉任使皆委以便宜不從上制而重其廩祿優其禮貌凡近河者雖一二十里內但可引水皆須築隄開渠以資灌溉無河泉者皆須掘井而灌按萬曆間呂新吾公巡撫山西惓惓勸諭農民各於田內穿井有云一時之費雖多百

年之利永賴檄各州縣正印官加意督催公又不
時躬親單騎查驗捐辦勸於鼓舞一時穿井之風
所在勃興潟田化爲沃壤至今民享其利除井深
太費力者乃不令枉費功力其或牛種資糧不給
官爲設法措置大抵人情易於樂成而難於慮始
下吏寡於奉法而多懷欺誕此法之行州縣必多
有以難上欺者卽不然亦或苟且塞責欺誕而苟
且則此事之設亦徒勞擾而煩費而已矣是宜申
明賞罰條格曉頒州縣但是法立一半月之間各

須據數申報其冊須一樣三本一留縣令由州縣
申提督官提督官仍留一而以一申院以便他日
按行賞罰除專官相視外明公亦宜廣詢博訪何
處可開河渠何處宜於井灌皆著錄置左右以便
對炤虛實省察勤惰以爲賞罰張本又除專官巡
督外明公不時差的當忠誠人各處巡視隨即親
臨稍遠一二州縣以按行賞罰稱職則不特掌管
者有重賞即州牧縣令亦宜厚褒否則不惟職掌
其事者有重罰即州牧縣令亦難辭其懲如此則

雖不必躬親徧臨而各屬固將畏法而恐後矣大抵此番水利之興否關西安遺民之休戚存亡亦即關明公之德業功名非留心注措不可也且不獨此也西北七府三邊歲饑稍登然其俗素奢侈不知積聚兼以協濟西安及西安轉販流民聚食今已虛耗天道自東而西萬一秋夏之間或雨澤愆期或蝗蝻爲害可且柰何是宜與西安通興水利以防未然

一急變轉運西米之法以蘇民困救民之饑如救水

火先從其甚急者而先救之竊聞各屬輸車夫搬運西米一役當事者慮兵糧之不足不以征之西安而議協於西府西府送到者運載不貴之民力而皆有脚價此當事者仁之盡義之至也然衆議皆以爲其意固善而其法則未盡善也夫議協濟於西府者非以爲西安奇荒人民流離米無從出乎再給脚價者非以爲食用艱貴不忍空勞吾民令其重費饑困也耶夫不以米征西安民而今者竟至使民勞費幾於與出米等以爲食用艱貴議

出脚價而至使運轉六七石之價不足供運一石之費故此一役民因而饑死病死展轉委頓而死者無數折軸沒輪墜坑落塹不能終事而使民重出厚累者無數安坐而談若無大害身親而履其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所以然者粟貴財竭之時在家猶父子夫妻相聚而掘剝草根木皮以延殘喘今一旦驅諸三四百里之外不特無可齎之錢粟并其草根木皮亦不能得矣又瘟後牛寡久旱草枯兼之天雨不時愁氣上結疫癘大作人

病牛疲且内懸室家奄奄待斃而莫之恤家人相
望嗷嗷望救而無如何故傳者皆謂夘長轉運之
處鬼哭神號耗費不貲論者未達情實或以為皆
有脚價原未苦民殊不念當此食貴如金之時展
轉留難於時月之間所稟於官者六七石尚不足
給一石之費其餘之費究何從出耶且夫米既無
從出牛又食賣殆盡將安從出乎借曰牛尚可尋
往返四五百里之内遨延八九十日之間草薪亦
將何出乎自昔運糧之法皆所經由州縣相時

重輕有無其脚價自相遞送以故無聚衆虛耗之費逃亡死傷之患而議者不察猥以均勞借口以爲單責遞遞所過州縣遠者可恤近者何辜此又未盡達於調度區畫之說也夫令各屬輸運不惟民苦貧糧亦且有廢耕傷病折牛隕車之害本縣倒運不惟無前數害而且中含大利何者今茲彌望奇荒斯民正苦營生無所離家無資居家計窮今使籍名運夫除官價外再令各屬外幇運價則寄生有所食用足給矣丁男負運老弱婦女拔剔

草根木皮以給饘餬百里之內可以朝發夕至又米到即刻可轉未至亦不復坐挹盤費又無死喪疾病之患折牛倒車之弊離家棄農之憂逃亡重賠之累真所謂一舉而公私兼便者也其為可行昭昭易見而前此者皆未及此豈非天意欲留此一段美意良法以待明公使為撫豫發軔第一功德令殘黎最先嘔咻慰藉也耶明公尚急留意少緩以待日則民重困矣抑非獨此也凡有招買實照市公平發價而即官責之總催總催攤派花戶

轉相侵削花戶得價無幾補賠不啻倍蓰當斯民窮財盡之時救死不暇何堪重以此累耶宜痛懲而力禁之是望此外毒至衆而害最甚者民甲中奸猾十排軍屯中無賴旗甲錢糧已赦矣而借口雜差米豆已蠲矣而聲言使費致令下里愚民鬻妻賣子之膏血含恨抱冤而乾沒之勒索之下將

朝廷賑濟饑民之銀米假端虎噬饕齧良弱之口以飽其無猒之腹此又州邑中未死之殘鬼無翼之飛蝗所宜一體切戒者也

厚鄉善類以勵風教善人國之福民之紀風俗之
儀表也故成周大賚四海而善人是富三代以來
雖風尚各殊亦莫不崇奬善類尊德樂行以樹風
聲而勵貪頑今茲關中遊此奇荒百姓死亡逃離
幾於十室九空昔東海孝婦之冤未理而致國三
年不雨今闔群數百萬生靈中其爲仁人孝子志
士悌弟節婦義夫及忠信篤實者何限而皆使之
顚連死亡抱恨於無窮恐非所以祈天和調陰陽
之道也且當此風俗敗壞靡爛之時正宜崇奬德

義砥礪名節使愚民曉然知上意之所向亦勵風
移俗之一助也懇意以爲宜申飭州縣悉心查訪
實德篤行如仁人孝子節婦義夫及好學自修守
義狷介之人詳開姓名里居子孫男女口數申報
除本縣均給　皇恩銀米外明公爲另設銀米照
月給散務使足給一日兩食之資勿致死亡流離
則明公德譽陰隲相永於無極矣是一舉而百美
皆備者也

一作養士氣以培植人才紳矜者國家人才之所從

出故治國家者莫不以作養士類爲要務今茲奇荒而有司句執文法以爲詔書無賑士之條致令章縫衣冠之士多委填溝壑夫荒旱徧千里豈民皆饑而士不饑　皇恩溥及草木又豈獨於士而遂恝然特詔書未分明言之耳明公爲國家培植人才宜申飭州縣令自後比有賑濟縱不能分外加厚亦宜與齊民一體通行

一禁止樂戶販賣良人子女今茲關中荒饑異常百姓計窮路絶多以子女賣入樂戶以苟易升斗偷

活且夕文娼優敗風傷化王政之所大禁仁人君子之所惻心明公為國家振勵風化宜留心類飭州縣令樂戶不得再買良人子女其已買者令州縣官設法贖回不得隱匿犯者樂戶及本地千總地方一體定罪此萬世功德也明公尤宜惓惓

答朱字綠書

承手翰佀悉謙沖之度兼稔姿秉之諒直夙昔問學之精勤閱未終幅欣慰無既亟呼門人子弟讀之亦無不交口歎賞甚矣門下之善學也陳公甫先生曰疑者進道之階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古聖賢望道未見之心欲從末由之意亦只是善用其疑故卒造絕詣耳門下善疑善問如是由此推而廣之勉勉不已德業之進也可量哉小兒前者歸稱述辛標極爲聲百得友喜茲心曲更爲吾道得人慶矣健

美之私胡可揜也承問云云門下不鄙不佞藹然以骨肉道誼相視不佞恐自外耶用竭固陋以應嘉命惟高明自取酌而教示之門下來書累幅大意則謂人性至善徹乎終始不佞學髓之圖最上渾淪一圈同陽明無善惡之旨不免流於性無善無不善之說而異乎周子無極而太極之義圈下善惡對峙同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免流於有性善有性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說而異乎秉彝恒性率性謂道人性皆善之旨其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說則

總之與此疑異條而同本也蓋其根起於疑陽明之
言頻告予之說故因而疑不依之圖同陽明之旨然
則門下之疑不依學庸非苟然也疑陽明也不依又
何必一一爲部圖分疏乎亦爲釋陽明之疑而已陽
明之是非明即不依之圖說明也門下謂無善而至
善存是也而疑陽明刻却至善二字獨不思心之本
體本至善乎即至善乎孟子道性善而無我所欲蓋
則指爲本心心體即本心也本心者道心之謂也道
心即善性也但與其名稱耳周子謂無極而太極陽

明謂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言與其旨一也無極而太極之說無可疑則無善無惡心之體亦猶是矣知乎陽明之旨同乎周子則知夫無善無惡之旨與乎告子矣且性至善也而明道則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夫說性便不是性則人爲之善惡不可爲心體明矣人爲之善惡不可爲心體則無善無惡即至善之心體何必更增至善字于句內而後知其爲至善乎而學慥渾淪一圈又何殊於太極圖之渾淪一圈乎門下訓善徹終始是也獨不

思感於物動於意而遂有善不善乎謂善與惡非對時是也猶不思氣拘物蔽而意之動遂有善有惡乎有善無不善者性也拘於氣蔽於物而不能無不善者情也情未乎性性無不善故善與惡不可對也情不能不拘於氣而蔽於習故性雖善而情不能無善不善也意者情之動也猶之人性皆善則宜皆爲君子而世卒不能無小人者則氣拘而物蔽之也故小人與君子同一善性原不可對時氣拘而物蔽之後則亦遂從其分途而對稱之爲君子小人而已六經

四書之以小人君子善惡邪正是非對稱者皆是義

也猶之水淸而卒不能不淸濁并有也鏡明而卒不

能不明晴并有也一氣而卒不能不陰陽并有也繼

善成性秉懿帝則及孔孟之言言乎天命本然之初

有善有惡言乎意動於氣拘物蔽之後本不相戾也

大抵門下所疑皆爲護持一善字惟恐無善無惡之

說流于莽蕩即惟恐鄙圖之渾淪一圈類于無善無

惡甚盛心也而未及思夫心體即至善也而未及思

天學髓之渾淪一圖即太極圖之渾淪一圈也太極

圖渾淪一圖不忠其遺太極學慥圖渾淪一圈亦可知初非遺至善矣抑惟恐有善有惡之涉於對峙郎惟恐鄰圖之善惡分路有背乎繼善成性之旨意艮美也而未及思有善有惡從乎意動之後而言而非言乎本然之性冥有此對峙也而未及思夫鄙圖之善惡兩行亦指乎意動之後也有意為善雖善亦私正恐偽儒義襲而取不本諸心體之自然不率諸性分之固有如五霸之假仁義有所為而為之意豈謂善不可以立意為乎所謂前輩苦心救弊之言也芒

硝大黃峻於參朮而審其症之宜用則良醫違衆議而用之孟子之勿正程子之不須防撿操存皆是意也豈獨象山哉善學者以意逆志執其詞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矣且門下既知無善之爲至善又胡爲疑于有意爲善雖善亦私之說乎衰病中言多未融不知高明果以爲然否朋友辨學期于相長相益不以苟讓爲貴如有未安不厭反覆外有答洪洞范彪西公書與此書互可發明湯錄一徃前疑或可釋然矣臨池神馳不旣

答洪學憲

恭惟使君一代文龍兩間威鳳産紫陽之故里羙墻
先賢接光祿之遺風淵源家學承綸綍而儀型多士
奉簡書以模範三秦豈徒冋軋茁之奇振頹波於八
代實乃砥中流之柱續微緒於一燈嶺於斯道寂寥
希澗之中輒有古人扶持興起之力誠近今所罕覯
而末世所希聞者也伏念顯草莽下士山野庸人環
堵蕭條置身名於度外一經吟咏消歲月於閒中竊

以學之不講雖先聖以為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不虞使君當下車之初政發闡隱之盛心渥恩誤及於庸材曠典濫加於匪類惠以嫩詞賜之厚貺不肖顒撫已生慚捫心滋愧雖見존畓饑生塵之日方嘆無計以聊生復念在消埃未効之時敢輙無功而叨惠謹用返璧存賜鑒原

答董郡伯

恭惟明公瀛陸名家廣川嫡系儒宗蔚起重恢道誼之源聖學攸歸聿述天人之對褰帷臨内史節序依

然漢二京比馭入長安乾坤不改鄉三拗蓋秘閣之
旂常未遠而端門之步武方新辰猷夙授於趨庭上
續爰登於領郡羽書甫戢文史多間惓兹行部之驪
垂及閉關之叟朶雲下賁照茅屋以生輝雙鯉遥來
燮草亭而發篋閭巷驚傳爲盛事關河頓覺其增顔
治顧困守遺經慚揚絶緒生横渠之後愁負西銘處
泰定之鄉坐虛南指質甘菲薄學山不至於山材復
吝跡觀海徒嘆夫海豈謂蝨聲泉石幾難安臥煙霞
而麋鹿終栖菊松好在既託帡幪之大還叨存注之

慈何敢抱硜硜小諒等閒自外於高深所期竭碌碌餘生耕鑿相依於畎畝篆鄉侵骨矚詞悚心伏願鑒此愚衷寬其禮數則知我恩如生我而一天長戴二天矣治顒臨啓曷勝感激瞻依之至

昔司馬溫公生平不作四六而冢宰趙儕鶴者論亦深以此爲戒先生平日遇當事四六之來初猶間或十答一二後則一洗相沿之陋絕不復爲矣偶存二稿不忍終棄聊附於此

二曲集卷之十八終